

【宋代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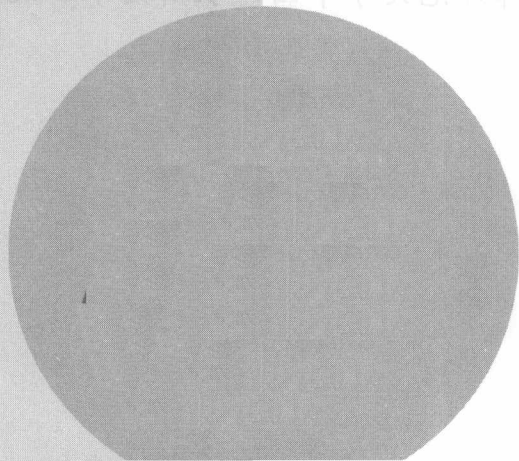
诸葛忆兵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宋代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宋代卷/张燕瑾,赵敏俐丛书主编;诸葛忆兵选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③诸…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367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宋代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诸葛忆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段景民 梁运华

责任校对 / 龚道军 李 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4

字 数 / 604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诸葛忆兵

宋人右文风气甚盛，文学才能出众者，往往能够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宏伟事业，光宗耀祖。宋代文学创作之繁荣昌盛，比起前代，则攀登上了一个新的颠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收录诗人“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诗〉编纂说明》）。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共计辑录两宋词人 1300 余家，词作约 2 万首。孔凡礼先生又编得《全宋词补辑》，增收词人 100 余家，词作 430 余首。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全宋文》也已经完成，卷帙浩繁，令人瞠目。内容厚实、文从字顺的古文体式，也最终由宋人奠定。唐宋古文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此外，宋代的话本、鼓子词与赚词、大曲与转踏、杂剧与南戏等诸多文体之创作，也各有千秋，蔚为大观。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全盛时期。

宋代文学之研究，一直是后代学术关注的中心。宋词委婉隐约言情所表现出的全新文学创作局面，令后代学者心驰神往；宋诗独辟蹊径，与唐诗比较，孰优孰劣，后人各有选择；宋代散文，更为后世选家所关注，甚至成为场屋临摹之范文。对宋代词、诗、文的研究，20 世纪以前，大都采用传统的片言支语、摘句点评的方式，言简意赅，精彩绝伦，或者富有诗意，形象感人。如云：词之创作，“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朱彝尊《红盐词序》）；宋诗的特征乃“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等等，然缺乏系统性，缺乏必要的深入理论探讨。20 世纪初期，受“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表现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移。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王国维先生，他是受“西学之输入”刺激，“第一个觉悟醒觉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先进人物”（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其《人间词话》虽然采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却以“境界说”为核心，构筑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后，传统的研究方式与受西学影响的新思维齐头并进，渐次融合，开辟出 20

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全新格局，当然，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全新格局。

诗、词、文为宋代文学创作的三大门类，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比较，宋词保留至今作品肯定是最少的，甚至只是诗、文创作的一个零头。从文体的角度观察，宋人对歌词之创作也最为轻视。但是，历史似乎与宋人开了一个玩笑，最被轻视、数量最少的宋词，却成为宋代文学标志性的创作。宋词因此最为后人喜爱，被研究得最为广泛且深入。20 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破除了传统的文体尊卑观念，而突出了对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代之文学”宋词的研究。宋词研究极度繁盛，在 20 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全局中，约占据了 90% 的分量。宋诗与宋文之研究，被挤到了悄无声息的角落。尤其是宋文研究，几乎是空白。诗、词、文之外，宋代其他文体的研究现状，与宋文研究的情景相去无几。于是，一册《20 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差不多成了宋词研究的论文集，这真实地体现了 20 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现实局面。

宋词研究创新局面之形成，应该以 1933 年 4 月龙榆生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出版为标志。《词学季刊》共出版十一期（1985 年上海书店影印再版，增加当时未刊出者一期，共十二期），至 1936 年抗日战争爆发，遂中止出版。龙榆生先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专论《研究词学之商榷》，给出词学研究的定义，称：“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为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且因此提出词学研究的三方面任务，即：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本着这样一个建立相对完整的词学研究体系的目的，龙榆生先生于每一期《词学季刊》上都发表总论性质的专门论文，依次为：《词体之演进》、《选词标准论》、《词律质疑》、《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填词与选调》。龙榆生先生是 20 世纪建立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第一人。几乎每一期的《词学季刊》，又都有夏承焘、唐圭璋二先生的宏论发表，夏承焘先生侧重于词人年谱之研究，唐圭璋先生侧重宋词文本之辑录考定。而后，夏承焘先生有《唐宋词人年谱》出版，唐圭璋先生有《全宋词》问世。三位先生之有关宋词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将 20 世纪的词学研究推向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古典文学研究其他的领域一样，因受庸俗社会学思潮的冲击，宋词研究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迎来了宋词研究之复兴。词籍的整理、点校、笺注等工作全面铺开，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

出版社连续出版有厚重学术含量的宋代词人别集。同时,龙榆生先生等所开拓的现代词学研究之路,得到全面的光大发扬。学者除了坚持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开始以科学系统的眼光审视宋代词人之创作,出版了《唐宋词通论》(吴熊和)、《南宋词史》(陶尔夫)、《唐宋词史》(杨海明)等通史论性质的优秀学术专著。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地被引进宋词研究领域。如以女性主义立场观察宋词中关于男女情爱关系的描写与阐述,以阐释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等观念反思宋词的接受史,以计量学的方式给某种文学现象或某位作家创作做更为精确的学术定位,从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宋代词人创作之心态,从结构、解构的角度探讨词体之变迁,等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施蛰存等先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词学》,与抗日战争前的《词学季刊》遥相呼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还前后编辑出版过两种《词学研究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兆鹏先生等又编辑出版了《词学研究年鉴》,后发展成为《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一直延续出版至今。1996年10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词学大辞典》,此前宋词研究的诸多学术成果,在这里得到综合性的体现。台湾也出版了黄文吉编纂的《词学研究书目》和林玫仪主编的《词学论著总目》,为学者提供检索之便。凡此种种,共同拓展且拓深了宋词研究领域,将宋词研究引向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

宋诗研究相对于宋词研究,要萧条冷清了许多。其一,宋诗别集的点校、整理、笺注工作要相对滞后。宋诗在数量上虽然远远超过宋词,然其别集的整理出版反而不如宋词。其中,颇见学术功力的有朱东润先生对梅尧臣诗歌所作的编年笺注、白敦仁先生对陈与义诗歌所作的笺注,等等。其二,宋诗研究比较优秀的文章,往往是这些笺注工作的副产品,朱东润和白敦仁二先生皆有论述发表。其他关于宋诗的研究则零零碎碎,还不成体系。其三,已经出现的关于宋诗的整体框架之研究,由于文本和文献资料的匮乏而显得表面化,或由于出版商业行为的介入而仓促成篇,其研究依然停留在一个比较粗糙的阶段。宋词和宋诗以外,关于宋文和宋代其他文体之研究,几乎是空白,只有寥寥几种论著发表或出版。这样的研究现状,在这本论文集中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受这一套论文选编体例上的限制,许多20世纪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优秀论文都无法入选。细心的读者对照编选体例阅读这本论文选,便可明了编选者的诸多无奈和遗憾。作为卷主编,我在这里对这些优秀论文之不能入选,只能表示深深的歉意。

目 录



序(诸葛忆兵) / 1
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 / 1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 / 17
北宋诗话考(郭绍虞) / 77
论梅尧臣的诗(朱东润) / 101
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任二北) / 111
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孙楷第) / 135
两宋词人与诗人与道学家(陈子展) / 145
姜石帚非姜白石辨(夏承焘) / 151
令词出于酒令考(夏承焘 瞿禅) / 155
姜白石议大乐辨——白石道人遗事考之一(夏承焘) / 158
论词之作法(唐圭璋) / 164
柳永事迹新证(唐圭璋) / 183
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王仲闻) / 193
两宋词风转变论(龙榆生) / 219
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詹安泰) / 236
宋词风格流派略谈(詹安泰) / 246
“词”的原始与形成(姜亮夫) / 253
总论词体的特质(缪钺) / 274
论姜夔词(缪钺) / 276

- 张孝祥世系、里贯考辨(宛敏灏) / 286
- 苏轼在宋代文学革新中的领袖地位(姜书阁) / 301
-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吴世昌) / 313
- 李清照论(李长之) / 321
- 宋诗选注序(钱钟书) / 340
- 从山谷诗的艺术特点谈到“江西诗派”(匡扶) / 356
- 西昆诗派述评(程千帆) / 364
- 陆游及其创作(程千帆) / 373
- “别才”和“别趣”——《沧浪诗话》的创作论和鉴赏论(吴调公) / 388
- 黄庭坚诗论再评价(吴调公) / 398
- 《陈与义集校笺》前言(白敦仁) / 415
- 宋初诗坛及“三体”(白敦仁) / 426
- 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胡念贻) / 434
- 梦窗词:梦幻的窗口(陶尔夫) / 447
- 晏几道梦词的理性思考(陶尔夫) / 463
- 放翁词论(喻朝刚) / 478
- 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陈植锷) / 492
- 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陈植锷) / 506

清真先生遗事

王国维

事迹一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万馀（馀万）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迺英殿，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卢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复留之。逾年，乃知龙德府（当作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宋史·文苑传》）。

案：先生献赋之岁，本传及《挥麈馀话》皆云在“元丰初”，《馀话》所载先生《重进汴都赋表》则云“元丰元年七月”（汲古、照旷二本皆同）。而近时钱塘丁氏《武林先哲遗书》中重刊明单刻本《汴都赋》前有《重进赋表》则作“六年七月”。《直斋书录解题》又作“元丰七年”。余案：“元年”当为“六年”之误，赋中所陈有疏汴洛、改官制、修景灵宫三事。案《宋史·河渠志》：元丰二年三月，以宋用臣“提举导洛通汴”。《神宗纪》：元丰二年六月“甲寅，清汴成”。三年六月“丙午，诏中书省详定官制”。五年夏四月“癸酉，官制成”。三年九月“乙酉，诏即景灵宫作十一殿，以时王礼祀祖宗”。五年十一月“景灵宫成，告迁祖宗神御”。此三事皆在元年之后，此一证也。楼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未及三十作《汴都赋》。”时先生方二十八岁，若在元年则才二十三岁，当云“年逾二十”，不得云“未及三十”，此二证也。楼《序》、《咸淳志》、《直斋书录》皆云赋奏，“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迺英殿”。案：清臣官至门下侍郎，此云“左丞”，非称其最后之官，乃以读赋时之官称之，而《神宗纪》及《宰辅表》，清臣以元丰六年八月辛卯自吏部尚书除尚书

右丞，至元佑初乃迁左丞，则左丞当为右丞之误。献赋在七月，而读赋则在八月以后，亦与事实合。此三证也。若直斋所云“七年”，则又因六年七月而误也。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也。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元丰中献《汴都赋》，神宗异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绍圣中，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为校书郎，迁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又迁卫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为秘书监，擢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真定，改顺昌府，提举洞霄宫。卒，年六十六。邦彦能文章，世特传其词调云（《东都事略·文艺传》）。

周邦彦字美成，少涉猎书史。游太学，有隽声。元丰中献《汴都赋》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异，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迺英阁，多以边旁言之，不尽悉也。徽宗即位，为校书郎，累迁卫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以秘书监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知真定府，改顺昌府，提举洞霄宫。卒，年六十六。邦彦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顾曲”，乐府盛行于世，人谓之落魄不羁，其提举大晟亦由此。然其文，识者谓有工力深到处，磬镜乌几之铭，有郑圃、漆园之风，祷神之文仿《送穷》、《乞巧》之作，不但词调而已。自号清真居士。有集二十四卷（《咸淳临安志·人物传》以《东都事略》本传、王明清《挥麈录》、楼钥《清真集序》、陈直斋《书录解题》修）。

案：此以重进《汴都赋》在官秘书监后，本《挥麈余话》，误，辨见后条。提举洞霄宫当从《玉照新志》王铨所手记者为正，乃南京鸿庆宫，非杭州洞霄宫也。楼钥《文集序》称其旅死亦合。

周美成邦彦，元丰初以太学生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录。其后流落不偶，浮沉州县三十馀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来进。表云：“六月十八日赐对崇政殿，问臣为诸生时所进先帝《汴都赋》，其辞云何？臣言曰：‘赋语猥繁，岁月持久，不能省忆。’即敕以本来进者。雕虫末技，已玷国恩，刍狗尘言，再干睿览，事超所望，忧过于荣。窃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廩府库，罔不充牣；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搢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臣于斯时，自惟徒费学

廩，无益治世万分之一，不揣所堪，哀集盛事，铺陈为赋，冒死进投。先帝哀其狂愚，赐以首领，特从官使，以劝四方。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臣孤愤莫伸，大恩未报，每抱旧稿，涕泗横流。不图于今，得望天表，亲奉圣训，命录旧文，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惶惑，不知所为。伏惟陛下，执道御有，本于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学习。而臣也，欲晞云汉之丽，自呈绘画之工，唐突不量，诛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焘，恩浹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丰年屡应，瑞物毕臻，方将泥金泰山，鸣玉梁父，一代方策，可无述焉。如使臣殚竭精神，驰骋笔墨，方于兹赋，尚有靡者焉。其元丰元年七月所进《汴都赋》，并书共二册，谨随表上进以闻。”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挥麈余话》一）

案：此条所记抵牾最甚，“太学录”当依《宋史》、《东都事略》诸书作“太学正”；“浮沉州县三十余年”，亦无此事。其重进《汴都赋》，参考诸书，当在哲宗元符之初，而不在蔡元长用事之后，征之表文，事甚明白。《寿蔡元长》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必作于崇宁、大观制作礼乐之后，时先生已位列卿，于此时进赋，不得云“漂零不偶，积年于兹”，一也。表文又云“陛下德侔覆焘，恩浹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此正哲宗元符事。案咸阳段义得玉玺，《宋史·哲宗纪》云：“在元符元年正月。”《舆服志》谓：“在绍圣三年、四年上之。”《志》说较是。《志》又云：“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云：‘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遂以五月朔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所谓“出久幽之神玺”，正指此事。若徽宗崇宁五年，虽得玉印，然未尝以为神玺，则重进《汴都赋》明在哲宗时，二也。若《重进赋表》作于徽宗时，不应不及哲宗朝诵赋之事，三也。明清通习宋时掌故，不知何以疏漏若此。《咸淳志》亦仍其误，幸有《宋史》及表文可证耳。楼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哲宗既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云云，则先生非由元长进用亦可知。至云“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则又并前后数事为一事。又，后日提举鸿庆宫亦外祠，而非内祠，其纰缪不待论也。

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曷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曷无以

报之，因除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案沃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亦异事也。”（庄绰《鸡肋编》中）

案：《挥麈后录》（三）云：“王、刘既诛窜，适郑达夫与蔡元长交恶，郑知蔡之尝荐二人也，忽降旨应刘炳所荐，并令吏部具姓名以闻，当议降黜。宰执既对，左丞薛昂进曰：‘刘炳，臣尝荐之矣，今炳所荐尚当坐，而臣荐炳，何以逃罪？’京即进曰（中略）。上笑而止，由是不直达夫。即再降旨，刘炳所荐并不问。”则先生此时但外转，并未落职，亦未奉祠。季裕所记，但一时之言，故王铨记先生晚年事犹云“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也。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张端义《贵耳集》下）

案：此条所言尤失实。《宋史·徽宗纪》：“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数微行，正字曹辅上书极论之，编管郴州。”又，《曹辅传》：“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

幸’，自是邸报闻四方。”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所云“开封府监税”，亦非卿监侍从所为。至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亦无此官也。

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临幸，仓猝隐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纪此夕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脯，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褊问，褊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云：“歌席上，无赖是横波。宝髻玲珑欹玉燕，绣巾柔腻掩香罗，何况会婆娑。无个事，固甚敛双蛾。浅淡梳妆疑是画，惺松言语胜闻歌，好处是情多。”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师师后入中，封瀛国夫人。朱希真有诗云：“解唱《阳关》别调声，前朝唯有李夫人。”即其人也。（周密《浩然斋雅谈》下）

案：此条失实，与《贵耳集》同，云“宣和中”先生“尚为太学生”，则事已距四十余年，且苟以《少年（游）》致通显。不应复以《忆江南》词得罪，其所自记，亦相抵牾也。师师未尝入宫，见《三朝北盟会编》。

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醉眠朱阁。惊飙动幕，犹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皇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馀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挥麈馀话》二）

明清《挥麈馀话》记周美成《瑞鹤仙》事，近于故篋中得先人所叙，特为详备，今具载之。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

《瑞鹤仙》一阙，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得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谓“斜阳映山落，敛馀晖，犹恋孤城阑角”者应矣。当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安闲之乐，而狂寇啸聚，径自睦州直捣苏杭，声言遂踞二浙。浙人传闻，内外响应，求死不暇。美成旧居既不可住，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从之，惊遽间，连引数杯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满，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谁扶，醉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叹西园，已是花深无路，东风何事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美成平生好作乐府，将死之际，梦中得句，而字字皆验，卒章又应于身后，岂偶然哉？美成之守颖上，与仆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词见寄，尚不知此词之言，待其死乃竟验如此。（《玉照新志》二）

案：此二条当以《玉照新志》明清父铨所手记者为正。

周美成初在姑苏，与营妓岳楚云者游甚久，后归自京师，首访之，则已从人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上，见其妹，作《点绛唇》曲寄之，云：“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凭杖桃根，说与相思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王灼《碧鸡漫志》二）

案：《吴郡志》自元丰至宣和，苏州太守并无蔡峦其人，仅崇宁间有蔡渭耳。渭故相蔡确之子，后改名懋，与峦字不类，义亦与子高之字不相应，以他书所记先生事观之，则此说疑亦附会也。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中略）词中“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俞羲仲云。（《挥麈馀话》二）

案：明清记美成事，前后抵牾者甚多，此条疑亦好事者为之也。《御选历代诗馀·词话》引此条作“主簿之姬”，疑所见别有善本也。

著述二

《清真集》十一卷《宋史·艺文志》。

《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玫瑰集》、《郡斋读书志》同，《直斋书录解題》作《清真集》二十四卷。

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班孟坚之赋两都，张平子之赋二京，不独为五经鼓吹，直足以佐大汉之光明，诚千载之杰作也。国家定都大梁，虽仍前世之旧，当四通八达之会，贡赋地均，不恃险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泽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异才间出，曾未有继班、张之作者。神宗稽古有为，鼎新百度，文物彬彬，号为盛际。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隼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凡七千言，富哉，壮哉！铺张扬厉之工，期月而成，无十稔之劳，指陈事实，无夸诩之过。赋奏，天子嗟异之，命近臣读于迓英阁，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而皇朝太平之盛观备矣。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于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公尝守四明，而诸孙又寓居于此。尝访其家集而读之，参以他本，间见手稿，又得京本《文选》，与公之曾孙铸裒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坠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壮年气锐，以布衣自结于明主，又当全盛之时，宜乎立取贵显，而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更就铨部，试远邑，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三绾州麾，仅登松班，而旅死矣。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此又世所未知者。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己，人必以为豪放飘逸，高视古人，非攻苦力学以寸进者。及详味其辞，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见所上献赋之书，然后知一赋之机杼，见《续秋兴赋后序》，然后知平生之所安。磬镜乌几之铭，可与郑圃、漆园相周旋，而祷神之文，则《送穷》、《乞巧》之流亚也。骤以此语人，未必遽信，惟能细读之者，始知斯言之不为溢美耳。居闲养疴，为之校讎三数过，犹未敢以为尽。方淇水李左丞读赋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为考之群书，略为音释，阙其所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张载、刘逵为《三都》之训诂也。钥先世与公家有事契，且尝受廬焉；公之诗文，幸不泯没，钥之愿也。公讳邦彦，字美成，清真其自

号。历官详见志铭云。制使待制陈公，政事之余，既刊曾祖贤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并传，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谓是举也，加于人数等，类非文吏之所能为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右周邦彦字美成之文也。神宗时尝奏《汴都赋》七千言，上命近臣读于迺英阁，由诸生为学官。哲宗置之文馆，徽宗列之郎曹，尝守四明，故楼忠简公钥序而刻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集部·别集类》：“《清真集》二十四卷，徽猷阁待制钱塘周邦彦撰。元丰七年进《汴都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而他文未传。嘉泰中，四明楼钥始为之序，而太守陈杞刊之，盖其子孙家居四明故也。《汴都赋》已载《文鉴》，世传赋初奏，御诏李清臣读之，多古文奇字，清臣诵之如素所习熟者，乃以偏旁取之耳。钥为音释，附之卷末。”

案：杞曾刻其曾祖舜俞《都官集》三十卷。《都官集》为先生叔邠所编，邠为舜俞女夫，见蒋之奇《都官集序》，故并及先生集耳。

《清真杂著》三卷

《书录解題·集部·别集类》：“邦彦尝为溧水令，故邑有词集，其后有好事者，取其在邑所作文、记、诗、歌并刻之。”

《操缦集》五卷

《书录解題·集部·诗集类》：“周邦彦撰。亦有前集中所无者。”

国维案：右诗文集四种，今皆不传。《宋志》文集仅十一卷，疑即楼序中所谓家集，而二十四卷本则宋世通行之本也。今遗文尚存者，则有《汴都赋》（《宋文鉴》）、《重进汴都赋表》（《挥麈余话》）、《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严陵集》），遗诗则钱塘丁立中重刻《汴都赋》附录，除录《宋诗纪事》外，尚有补辑，其目为：《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一首、《凤凰台》一首、《仙杏山》一首（出《景定建康志》）、《曝日》一首（出《齐东野语》）、《天赐白》一首（出陈郁《藏一话腴》）、《春帖子》一首（出《合璧事类》）、《春雨》一首（出后村《千家诗》）、《赠常熟贺公叔隐士》一首（出《琴川志》）、《竹城》一首（出《江宁志》）、《投子山》一首、《宿灵仙观》一首、《芝术歌》一首（均出《茅山志》）。而陈元靓《岁时广记》中尚有《内制》、《春帖子》诗二断句，为丁氏所未录。又《宝真斋法书赞》（卷十八）、《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各有一帖。溧阳端制军方藏有先生手迹，亦未见。至遗文，则《圣宋文海》、《播芳文粹》尚有之，未及检也。

《清真词》二卷、《续集》一卷

《书录解题·集部·歌词类》：“周邦彦撰。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注清真词》二卷

同上歌词类。曹杓季中注，自称一壶居士。

《片玉词》二卷

晋阳强焕序（序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明毛晋跋（跋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典类》（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案：此疑旧本二卷为直斋著录之《清真词》，“晋所掇拾，乃其后集”，误，辨见下。

《清真诗馀》见郑瑤《景定严州续志》、黄升《花庵绝妙词选》。

《圈法美成词》张炎《词源》卷下。

《详注周美成片玉集》十卷

漳江陈元龙少章注。刘肃序（序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清真集》二卷

明无名氏跋：“隆庆庚午用复所司李藏元人巾箱本，命胥鲁颂照录讫。盟鸥园主人记。”

王鹏运跋（跋文略。见本书附录七《序跋题识》）。

案：先生词集行于世者，今惟毛刻《片玉词》二卷，王刻《清真集》二卷，陈注《片玉集》十卷，则元刻仅存。又见仁和劳驛卿手钞振绮堂藏《片玉集》十卷，目录之下，略有注释，词中注多已削去，殆亦从陈本出。其古本则见于《景定严州续志》、《花庵词选》者，曰《清真诗馀》；见于《词源》者，曰《圈法美成词》；见于《直斋书录》者，曰《清真词》、曰曹杓《注清真词》；又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刻者，曰《三英集》（见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子晋所藏《清真集》，与王刊元本不同，其《氏州第一》一首作《熙州摘遍》，此宋人语，非元以后人所知，则其源亦出宋本；加以溧水本，是宋时已有七本。而陈注《片玉集》十卷、王刻《清真集》二卷，则为元本。毛跋之《美成长短句》不识编于何时。别本之多，为古今词家所未有。溧水本编于淳熙庚子，故阙数虽多，颇有伪词。陈注十卷，与